



不负相思 不负君

ELFLO XIANGSI
BEFU JUN

莫一一 作品
MOYIYI WORKS

上

中国版
《权力的游戏》

古代版
《溱心风暴》

薄情腹黑萝莉
狡黠少年天子

宫门深深深似海，
皇权争斗不休，
红颜枯骨
乱红堆叠无数
缱绻意浓两相候
三千情丝绕指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BU FU XIANGSI
BU FU JUN

莫一一作品
MOTIYI WORKS

不负相思

不负君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负相思不负君：全2册 / 莫一一著. -- 哈尔滨：
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4.4
ISBN 978-7-5317-3276-1

I. ①不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7980号

不负相思不负君（全二册）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莫一一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单诗杰
装帧设计 / 80零·小贾
书名题字 / 沈 志
封面绘图 / 三 乖
内文排版 / 段文婷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34
字 数 / 650千
版 次 /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/ 2014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9.80元（全二册）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276-1

CONTENTS 目录

114	091	064	041	024	003	001
第六章 中毒	第五章 重逢	第四章 冷宫	第三章 叛国	第二章 初见	第一章 入宫	楔子

楔子

“砰——”一只碗被狠狠摔在地上。

收回手，瘦弱苍白的小女孩倔强地仰起脸，眼中是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冰冷。

少年却依旧笑得温和，重新盛了一碗饭递过去。眼见她又要伸手抢过去摔了，少年巧妙地侧身让过，“既然你现在不想吃，那我待会儿再来看你。”

小女孩愣了愣，呆呆看着他就此离开，抿了抿唇，一脸冷漠地转过身去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少年才再次到来。已是饥肠辘辘的小女孩背对着他，倔强地死撑着。

“你想绝食而死吗？”不计较她的态度，少年的声音依旧温润，“如果你打算绝食而死，那我便走了；如果不是，你这样做除了伤害自己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这里没有人会心疼你。”

小女孩的身子狠狠一僵，这人声音如此温柔，说出的话却比刀剑更伤人。沉默片刻，她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饭碗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眼中泪光闪烁，却终是没有流下泪来。

少年蹲下身，抬手摸了摸她干枯的发丝，微笑着问：“你的愿望是什么？”

愿望？握着空碗，小女孩默默发了会儿愣，终于低低道：“我想变强，想要再不被人欺负。”

少年目光微微闪烁，终是什么也没说。他没想到半年后，这个还不足六岁的小



女孩向他证明了自己，以一种令他震惊的方式。

“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”

小女孩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不知沉默了多久，少年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：“青砂，你这样是不会有人喜欢的。”

明显感觉到小女孩的身子一颤，知道她害怕了，少年接着道：“我教你个能让大家都喜欢的办法吧。”

等了许久，就在他以为等不到回答时，小女孩终于开了口，她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解下脖子上一直戴着的长命锁，替她挂上，少年温和道：“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世界，如果你能扮演好一个乖巧懂事的妹妹，那么我一定会是一个疼爱妹妹的好哥哥。”

见小女孩眼神有些疑惑，他退后一步揉揉她的发丝，温和笑道：“青砂，你要明白，仅仅变强是没有用的。想要不受到伤害，唯有做到六个不——不仇恨，不执念，不为恶，不伤人，不嗔怒，不贪婪。如此才是真正的刀枪不入，无坚不摧。”

“无坚不摧……”握住脖颈间的长命锁，小女孩默默重复这四个字，眼中流光溢彩。沈青璠的这番话，其实她听得并不是很明白，但有“无坚不摧”四个字就够了。令人心之向往的四个字，她要变强，要——无坚不摧！



第一章 入宫

春暖花开，清风拂面，极为惬意的天气。

他和青璠坐在院中的桃树下一边对弈，一边看惊风练武。雪白的刀刃在少年手中宛如手臂的延伸，行云流水，煞是好看。

旁边的屋子里，青砂正在练字。

小小的女孩，微抿着唇，握着笔一笔一画写得极为认真。

一阵轻风徐徐吹过，卷起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晃晃悠悠恰好飘到他脚下。

那是青砂刚刚写好的一张字，墨迹都还未干。他突然有些好奇，这么点大的小丫头会写些什么呢？

弯腰捡起来，他微微一怔。

纸上写的是一句佛偈——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

青砂练的是卫夫人小楷，字迹瞧着很清秀，虽然还有些稚嫩，风骨却是极硬。

抬眼看向屋里的青砂，她似乎没有发现自己写好的字被风吹跑了一张，微低着头，很专注的样子。有细碎的头发表从耳畔垂下，落在她纤细的脖颈上。

大约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，青砂抬起头来，对他微微一笑，眉眼弯弯，腮边两个小小的酒窝，很乖巧、很干净、很舒服的样子。

他站起来，准备将那些宣纸还给她，却突然踩到了衣服的下摆，直直往前栽去。



沈子寅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外面天已经大亮了。

一样是春暖花开的天气，只是没有青璠，没有惊风，也没有……青砂。

原来只是一场回忆的梦。

沈子寅忽地轻笑一声，披上衣服推开门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没有那灼灼其华的桃花，以至于明明是温和的春风，吹在身上竟觉得微凉。

他站在屋檐下，不觉出了神。

那一年，他们刚刚搬来汴京。青砂和惊风都还小，青璠也不过才十五岁。

梦里的那天，是青砂的生辰，也是他们四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。

一年后，青璠带着惊风去了南疆赴任，又过了三个月，青璠独自回来，和他大吵了一架，然后愤然离家。

过了几日，青砂对他说：“爹，我想搬出去住。”然后，她便真的搬了出去，那一年她十岁。

当时他不以为意，只当这丫头不过是小孩子心性，闹闹别扭而已，很快就会自己搬回来的。却没想到，她这一走就是三年。

若不是这场梦，他几乎都要忘记，原来，自己还有这么个女儿。

三年，也就是说，青砂今年十三岁了。十三岁，刚好够了选秀的年龄。

沈子寅一愣，他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了。

皇上是年初的时候大婚的，当时除了皇后，并未册封其他的妃子。因此，前几日，太后下了懿旨，让礼部协助户部从全国各地选些品貌俱佳的女子入宫。一来，是给皇帝选妃；二来，宫娥们年纪都偏大了，也是时候要更换新人了。

一时间，朝中官员也好，民间乡绅也罢，凡是家有女儿的，都想将女儿送进宫去，就盼着能像杨贵妃那样，一朝选在帝王侧，兄弟姐妹皆列土。

他沉思了良久，唤道：“沈西。”

“老爷。”很快一个年轻人应声而来。

“你去查一查，小姐现在住在哪里。”

“小姐？”那名叫作沈西的下人微微一愣，“老爷可是说青砂……小姐？”

沈子寅一愣，他突然想起来，青砂似乎是从未被人称过小姐的。沉默片刻，他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去查查看，青砂搬到哪里去了，要快。”

“不用查了，青砂小姐的住处，小人知道。三年前，是小人帮青砂小姐搬的家。老爷要去吗？”沈西垂手而立，语气分明很平静，沈子寅却莫名地觉得他是在指责。指责他这个做父亲的竟然这般冷漠，任女儿独自在外面三年却不闻不问。

“我……”沈子寅突然有些犹豫，时隔三年，他去看自己的女儿，却不是因为关心，而只是为了让她进宫。



那么，他到底该不该去？到底，该不该……现在去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叹了口气，颓然道：“算了，过几天再说吧。”

青砖白瓦的小房子，一道矮矮的围墙，旁边是一小片碧绿的菜田。

屋内有悦耳的琴声传出，曲调很熟悉，记得是叫《卜算子》。

沈子寅站在斑驳的木门前听了许久，终于抬手敲了敲门，却没有人应。轻轻一推，老旧木门发出“吱呀”一声，开了。

小小的院落里枝繁叶茂，那些花草树木未经任何修剪，肆意生长着，散发出一种原始的、自然的气息。桃花树下，一张石桌，两张石凳，点点落花随风飘落，竟是说不出的舒适。

石桌后坐着一名纤瘦的素衣少女，低垂着头，指下之曲正是《卜算子》。

沈子寅看着桌上的琴，有些怔忡。这么多年，他竟不知道青砂会弹琴，还弹得这么好。她是什么时候学的，又是谁教她的？

听见推门声，少女收了手，抬起头来。

一时间四目相对。

“青砂。”沈子寅收回心神，对她笑了笑。

被唤作青砂的小女孩缓缓眨了眨眼睛，“爹？”

沈青砂还是那副很乖巧的模样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瘦，下巴尖尖的，显得一双眼睛格外黑白分明，抿嘴的时候可以看见脸颊上两个小小的酒窝。

“青砂，爹有话和你说。”

“哦，好。”沈青砂点点头，站起来，“我去沏茶。”

沈子寅没有说话，看着她抱起琴，转身进了后面那朴素得近乎简陋的屋子。

不一会儿，她捧了茶具出来，搁在石桌上，然后去一旁的厨房里取了热水过来。

看着她熟练地温壶、装茶、润茶、冲泡、浇壶、运壶、巡河，一气呵成。

拈起茶盏，色香醇厚，入口绵长。

沈子寅不自觉地又开始出神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年那个还不足桌腿高的小丫头居然也变得端庄稳重起来了。

“对了，爹说有话和我说，是什么？”沈青砂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他。

沈子寅突然有些不自在，呷了一口茶，微转开脸去，这才慢慢开口道：“哦，是这样的。几日前上朝的时候，太后说，皇上年初刚刚大婚，除了皇后并未册封其他妃嫔，而宫娥们岁数也都大了，所以决定从全国各地征选秀女入宫。”

沈青砂眨眨眼，无可无不可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重新低下头，喝茶。



沈子寅觉得自己的眉毛似乎抽搐了一下，无奈只得继续往下说：“太后的意思是官员家中有适龄女子的都要送进宫去。青砂……”

“爹是想让我进宫？”沈青砂反应过来了，想了想，问，“这是娘的意思，还是您的意思？”

沈子寅笑了一下，“我的意思，你娘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哦……”沈青砂平静地应了一声，然后低垂了眼睑，短暂的沉默后，她抬起眼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进宫啊，什么时候？”沈青砂微仰着脸，瞧着格外乖巧。

“呃，明日……”沈子寅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。

半晌，沈青砂终于再次“哦”了一声，声音平静无波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
沈子寅莫名地感到心虚，语无伦次地开口：“青砂，其实，你若是……若是不愿意的话……”

他忽然说不下去，越发地尴尬，要是青砂不愿意的话，怎么办呢？

不过他没有尴尬太久，沈青砂适时地打断了他。

她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简简单单的三个字，包含了太多无法言明的情绪。

“反正我只是个女孩子，又不能建功立业光耀门楣，再过两年，我就十五了。到时候爹再来，就是要将我嫁人了。这样看来，入宫也未必就不好。爹说是不是？”

沈子寅一愣，忽然想到四年前，那张飘落在他脚边的字——原来，那并不是随手写的，这孩子是真的明白那句话的意思。

沈青砂咬着唇无所谓地笑笑，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，“有人对我说过，有些事，如果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，那就试着接受好了。”

这一刻，沈子寅突然觉得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儿。也是，他的确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女儿。他不知道原来她是会弹琴的，也不知道她会泡茶，更不知道她那张听声音便知道是上品的古琴从何而来。

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更加不知道怎么开口问。

心头一酸，摸了摸她的头，“青砂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”

“爹是为我好，爹希望我进宫一定有多爹的道理。”她抬起头，笑容温暖，“何况，爹有多爹的无可奈何，青砂明白。”

沈子寅眼睛一热，视线无法抑制地模糊了起来，“好孩子，是爹对不住你。”

“没有，爹对我很好，我知道的。”顿了顿，沈青砂微微一笑，接着道，“大



人们总觉得很多事小孩子不懂，其实，小孩子三岁就能记事，六岁的孩子能明白的事情，远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。”说完，她捧起桌上的茶具，转身进了屋。

淡淡的一句话，似随意又似乎带了那么点刻意，意有所指。

沈子寅霍然一惊，脚步竟是一个踉跄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所谓的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

沈子寅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院子的，只听见身后响起了悦耳的琴声，有些落寞有些凄凉，琴音缠绵悱恻，如泣如诉，莫名地听得他一阵心酸，让他忍不住加快脚步，落荒而逃。

坐在不甚明亮的屋子里，沈青砂低头随意拨弄着琴弦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。伤心？生气？还是开心？轻轻摇摇头，好像都没有。

她慢慢站起身，走到院中的桃树下，伸手去接纷纷扬扬的花瓣。只是因为不甘心吧？不甘心这被别人一步一步安排好的、无法选择的命运。

手慢慢松开，花瓣被风吹散，纤弱少女闭着眼睛，喃喃道：“惊风，你骗我……你让我等你，你说桃花开的时候，你会回来。可是花开又花谢，桃花开了三次，如今又要谢了，你却还是没有回来。所以，我不等你了！”

手一挥，一个精致的泥雕娃娃被砸到墙上，“啪嗒”一声又跌在地上，竟然没有摔碎，弹了两下，跌落在树边的泥土里。

昔人非，唯有年年秋雁飞。

望断天涯，不见人归。

御书房内，少年天子正拈着一枚黑子沉思，与他对弈之人一身靛蓝色锦衣，器宇轩昂。虽然看起来和皇帝年纪相仿，却是当今皇帝唯一的叔叔——夙王穆易。

接过宫女递上的茶，穆易调侃道：“秀女都已经住进掖庭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上心？”

“有什么好上心的，”穆成泽盯着棋盘，慢慢放下一枚黑子，“这次选秀的目的是什么，你我都知道。”

一句话，让穆易无言以对，唇边的笑意变得苦涩起来。

年初才刚刚大婚的皇帝，却在短短四个月后便举国选妃，这其中的缘由，是无法对外人道的皇室辛酸。朝中那些个聪明的国之栋梁们早已心知肚明，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

穆成泽随手把玩着棋子，那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太后握着他的手，憔悴的脸上是满满的无奈，“阿泽，是我这个做娘的没用，什么都帮不了你。如今……只能委屈你了。”



那样不甘、无奈、自责的眼神，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。

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讨厌这套……”

“是，我讨厌，即使到现在我还是非常非常讨厌，”十六岁的少年垂眸看着自己的手，声音如叹息一般，带着老人般的沧桑，“但，就因为我的讨厌，因为我的自以为是，我害死了苏御史一家，我没有能力救下马奎的父兄。”

穆易一凛，伸手缓缓拍了拍他的肩。

穆成泽和所有少年人一样，有着自己的骄傲倔强，从心底厌恶这种以婚姻为交换的利益交易。可是，他不得不妥协，因为除了出卖自己的婚姻，他一无所有。

人人都想要当皇帝，谁又知道，这皇帝根本不是人当的。他不过是想让所爱的人不再受伤害，只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却都无法实现，算什么狗屁皇帝！

先帝穆恒驾崩的时候，穆成泽只有八岁，于是，先帝便封了他最宠信的刘靖为辅国公，希望他能辅佐自己的儿子。

说到这刘靖，很是为人所不齿。他本来只是个宦官，伺候先帝的时间长了便得了先帝的宠信。先帝见他武功不错，就封了他为禁军指挥使。

于是，刘靖感激先帝大恩，就将自己的妹妹刘娥献给了先帝。这刘娥生得倾国倾城，一进宫便得了穆恒的宠爱。先帝好色本来就是出了名的，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，却没料到，这刘娥入宫不过短短一年，便俨然成了传说中的妲己、赵飞燕，圣宠不衰，祸乱后宫。

作为刘娥的哥哥，刘靖自然是越发得到穆恒的宠信，官职一升再升。

穆恒专宠刘娥，对她是言听计从，甚至为了她废了皇后，立她为后。也不知是不是害人的事做得太多，刘娥在二十五岁时突然患上怪病，宫中太医束手无策，终是抱病而亡，宫中的妃嫔们这才得以保全性命。

正当朝中的老臣们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昏君穆恒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崩溃不已的事情——封刘靖为护国大将军，掌管禁军及皇城军的兵权。

当时的宰相，八十多岁的老臣墨容闻此消息，一口鲜血喷在了大殿上，目眦欲裂地惨呼道：“天亡我大晏……”就此惨死在穆恒面前，至死都未能闭上眼睛。

穆恒那纵欲过度的身体本就已是苟延残喘，经此一吓，下朝之后便发起了高烧，没拖几个月就驾崩了，只留下个兵权在握的辅国公刘靖和一个千疮百孔的晏国，给当时不过八岁的穆成泽。

而刘靖这个辅国公，所谓的辅政就是趁着皇帝年幼，把持朝政，肆无忌惮地铲除异己。

好不容易，穆成泽终于满了十六岁，完成了大婚，宣布亲政了，而刘靖却根本是一点想要交还朝政大权的意思都没有。



这晏国俨然成了他刘靖的晏国。

门口有人轻轻叩了叩门，穆成泽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。

华服的女子从门外探进来个脑袋，巧笑倩兮。

穆成泽笑着道：“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无双参见皇上，小皇叔。”卫无双背着手走进屋，笑着行礼。

一旁伺候的马奎躬身道：“皇上没什么吩咐的话，奴才们就先退下了。”

“嗯，你们退下吧。”

一挥手，宫女们鱼贯退出，马奎关上门道：“奴才就在门口候着，皇上有什么事叫一声便是。”

看了眼穆成泽，卫无双笑道：“马奎真是越来越机灵了啊。”

“无双，你藏着什么好东西呢？”见卫无双的手一直背在身后，穆易好奇道。

“的确是好东西。”她眉毛一挑，唰啦一声将手中的东西放到棋盘上，笑道，“美人图！”

穆易眼角一抽，棋盘上厚厚一叠，还真是美人图。

“是这次待选的秀女？”穆成泽往后一靠，懒洋洋地问。

“嗯，我花了三天时间收集来的。”

“你收集这个做什么？”看着卫无双那得意的神情，穆成泽有些失笑。

“还不是因为你太不上心了。”卫无双叹了口气，“坏人你不愿当，那只好由我这个做皇后的来做了。”

“表姐，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的，再说了，本来这选妃也是皇后的分内之事。”卫无双豪气地挥挥手，低头去翻那厚厚的一叠画像，翻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一扬手抽出一张，往穆成泽面前一拍，“喏，这就是齐尚书的女儿，名叫齐董色，年方十五。”

穆成泽微抬了抬眼皮，兴趣缺缺。穆易凑过来，托着下巴仔细打量一番，点评道：“倒是个美女，只是美则美矣，却过于张扬，恐非善类。”

“小皇叔英明。”卫无双立刻点头表示赞同，“然后是……”

她继续去翻那叠画像，不知是画像太多，还是棋盘太小了，手一松，画像便散了满地。她想了想，干脆就蹲下身，将画像一张张铺到地上。

她放一张，穆易就点评一张。

“这个太瘦了。”

“这个眉毛不好看。”

“这女娃娃脸圆得真可爱。”

突然，穆成泽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正专注挑画像的两人同时转头，一头雾



水地看着他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你们继续。”穆成泽扭过脸，强忍住笑意。如果让卫无双知道，自己发笑是因为觉得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很像青楼老鸨，不知道会不会挨揍啊。

终于，跪在地上，很没形象的皇后娘娘找到了她要找的那张，“就是这张，这是傅丞相的孙女傅芷兰，十九岁。”

画上的女子，容貌并不出众，但白衣胜雪，温婉端庄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傅芷兰是京中出了名的才女，一篇《帝都赋》令众多翰林学士自叹弗如。

“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傅大才女啊？”穆易干咳一声，摸了摸下巴，半晌，用了一种了然的语气道，“难怪……十九岁了还没嫁出去。”

卫无双白了他一眼，从他手中抢回画像，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叹了口气，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

穆家叔侄同时瞪大眼睛看着她，仿佛不认识这个人似的。要知道，卫无双可是堂堂晏国太将军卫廷之女，自小舞刀弄枪，伤春悲秋根本与她无缘。

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穆成泽坐直身子，小心翼翼开口：“表姐啊，这个傅大小姐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卫无双放下手中画像，黯然垂眸。

傅芷兰没有怎么，只是打出生起就被计划好了要培养成贤人而已。年纪轻轻的女孩子，却被教导成那样的性格，也难怪十九岁了还待字闺中。真不知道入宫对她来说，究竟是幸还是不幸。

“等过几天你们见到了这位傅芷兰小姐就明白了。”她缓缓抬起头，一脸沉重，拍了拍穆成泽的肩，“皇上，您老多保重。”

穆成泽嘴角一抽，您老……好像这里，他最小吧？

“小皇叔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”迅速恢复正常的卫无双又翻出一张，递到穆易面前，“宋知秋，宋毅家的。”

“宋毅？”穆易挠着下巴，很努力地想了想，又想了想，终于还是没想起来，于是，夙王爷很诚实地问道，“这人谁呀？完全没有印象。”

“呃……”卫无双被噎了一下，大为泄气。

穆成泽把玩着手中棋子，声音懒洋洋的，“可是幽州宣抚使宋毅？”

卫无双立刻眼睛一亮，“对，就是他！”

“幽州宣抚使？”穆易愣了愣，语带困惑，“无双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从四品吧，你把他女儿排在第三位？”

“皇叔，舅舅现在驻守幽州，宋毅算是他的监军。”



穆易顿时了然，卫无双有些尴尬地笑笑。

穆成泽却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模样，敲着手中的棋子，“按祖制的话，这个宋知秋最高能封个什么？”

“我问过礼部，齐董色和傅芷兰都是可以直接封妃的，封号我已经拟好了，就取淑和贤两字。”她顿了顿，“至于宋知秋，最多封个贵嫔，但是……”

“那就贵嫔。”

被打断了的卫无双一愣。

穆成泽满不在乎地冲她笑笑，“总不好叫表姐为难嘛，我无所谓。”

呆了一会儿，卫无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突然觉得心情变得很好，嘴角忍不住上翘。

“表姐，你是不是很感动？”穆成泽抛着手中棋子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微眯，笑得无比得意。

“我想，无双现在一定很想揍你。真可惜啊，自从你成为皇帝之后，无双便再也不能揍你了。”穆易在一旁偷笑，一边笑一边感慨，“我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打架时的情景，好怀念。”

穆成泽和卫无双对视一眼，也同时笑了。

那时候，他六岁，正是别扭的年纪，于是，被这位彪悍的小表姐揪住了一顿胖揍。

卫无双一拉他，“皇上，拜托您认真一点！看这个，这是……”穆成泽无奈地被她拉着一起蹲在地上。

“哇，这个真心不好看啊，虽然是季尚书的孙女。”穆易在一旁插话，“你看这个漂不漂亮？”

“可是，她只是偏殿的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刘侍郎家的，皇上你觉得呢？”

……

三颗脑袋凑在一起，窃窃私语。

屋里的这三个，一个王爷，一个皇后，还有一个是九五至尊的皇帝，可以说是晏国最尊贵的三个人，却就这么一起半跪在地上，对着一地的美人图指指点点。

转眼间，已是入宫第四天。

沈青砂刚刚吃完了饭，正帮着膳房的厨娘洗碗。东苑总共也就住了三十四人，碗并不多，很快便洗好了。她仔细地用布一只只擦干净，放进碗橱里。

“青砂，橱柜里有你最爱吃的绿茶佛饼，特地给你做的，别忘了带回去。”

沈青砂的眼睛忽地一亮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，“谢谢罗姨。”



罗三娘看着她捧着食盒开开心心地离开，也忍不住微笑起来，真是单纯善良的好孩子呢。

回去的路上遇见教习姑姑，见沈青砂笑眯眯地抱着个食盒，打趣道：“青砂啊，又从三娘那里得了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是绿茶佛饼，于姑姑要不要吃，还热着呢。”

“又是甜食啊，你吃这么多小心发胖。”

沈青砂倒是很开心，笑嘻嘻道：“胖点才好，在家的时候爹就经常说我太瘦了。”

一个正直小人蹦出来，大声道：你骗人，沈子寅才不会管你呢！突然另一个面具小人蹦出来，一拳打倒了正直小人，动作麻利地拖走。

于是，沈青砂眨眨眼，面不改色地说着谎话。

正在和几位大臣商议公务的沈子寅突然觉得身上一寒，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。

“倒也是，真不知道你每天吃那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，不长个子也不见长肉的。”捏了捏她瘦骨伶仃的胳膊，于怡无限感慨。

“所以才要多吃一点啊。”她眨眨眼睛，睫毛弯弯的，腮上两个小小的酒窝。

目送她离开，于怡忍不住笑了笑，真是单纯可爱的孩子。

沈青砂抱着食盒继续往前走，宫中的生活其实比她想的要舒适美好得多。

房间比她以前的房间大，还不用自己打扫。饭也不用自己做，每顿都有肉吃，帮罗姨洗碗就会有好吃的点心吃。

唯一不好的就是自己那套宝贝茶具没能带进来，还有，弹琴也很不方便。

“喂……你，等一等！”

沈青砂微微一愣，好像有声音？收回思绪再听时却又没有了，难道出现幻觉了？

她笑了笑，管他呢，现在她只想立刻回屋泡上一壶好茶，美美地享用罗三娘特制的点心。

拐过弯，一名黄衣的丫鬟和她迎面相遇，对她行了一礼道：“沈姑娘好。”

她笑了笑，“桃蕊姑娘又给宋姐姐炖燕窝去了？”

桃蕊应了一声，两人简单地寒暄了一番后各自往前走。

沈青砂将手中的食盒换到左手，正准备开门，突然身后传来很大的一声撞击声，接着两声惨叫响起。

急忙回头一看，只见桃蕊和一名同样秀女打扮的姑娘撞在了一起，桃蕊捂着头，那名女子却已跌坐在了地上，看样子被撞得不轻。

“喂，你没长眼睛啊！怎么走路的！”桃蕊捂着头骂道。



那少女坐在地上，仰脸看着她，目光呆呆的，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桃蕊在说什么。

“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啊？”桃蕊抱紧了差一点摔出去的燕窝罐子，想想还觉得有些后怕，背上凉飕飕的全是冷汗，见少女这副木木的样子，顿时怒不可遏，上去就是一脚踹在她腿上，“要找死撞墙撞树去，别来找姑奶奶的晦气。”

沈青砂叹了口气，看来这闲事她不想管也是不行了。真是什么样的小姐带出什么样的丫鬟。

“桃蕊姑娘，算了吧，你看她这样子，别是被撞傻了，毕竟也是个秀女呢，到时候说不清楚，你就麻烦了。”她拉住还要抬脚的桃蕊，微笑道，“耽误了宋姐姐的燕窝，宋姐姐怕是又要不高兴了。”

轻飘飘的一句话，直击桃蕊的软肋，她脸色一变，狠狠瞪了地上的少女一眼，骂道：“这次算你走运。”言罢抱着罐子急匆匆走了。

“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

叶楚捂着腿，闻言抬起头，看着她，神情茫然。

沈青砂对她微微一笑，伸手扶起她，“没事了，先起来吧，以后要多小心。”

叶楚突然愣住，眼前，纤弱的少女正弯下身，向她伸出手来。阳光从少女的背后洒下，逆光之下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入眼的是侧脸上一个小小的燕窝。

眼前的情景陌生又熟悉，慢慢地与记忆中的某个片段重叠在一起，渐渐清晰。

看她并无大碍，沈青砂转身准备回屋。

看着眼前那虽然陌生却又莫名有种熟悉感的背影，叶楚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在大脑反应过来前，已经冲上一步，拽住了沈青砂的袖子，“你……是不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沈青砂转过头来，对她友好地笑笑。

叶楚却突然一顿，好似终于清醒了过来，握着青砂衣袖的手指缓缓松开，她咬着唇，用极轻的声音无力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沈青砂皱眉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女子，她看起来似乎快要哭了。

想了想，举起手中的食盒对她晃了晃，微微一笑，问：“你要不要吃点心？”

叶楚一愣，被那样纯净无邪的笑颜晃了眼，不由自主地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于是，现在她便已经坐在沈青砂的房间里了。

手指紧紧揪住衣角，叶楚局促不安地悄悄打量着这间屋子——原来这就是东苑的房间，这么大，还是隔成里外两间卧房的，即使是给丫鬟住的外间也比给她们住的要好很多。那一看就觉得很舒适的床，还有精致的梳妆台、餐桌和书案，原来这就是官家小姐和她们这些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别。

